

文星雜誌選集

李敖 主編

3

文星

67

文星 56

文星 64

思想的
生活的
藝術的

第16屆的奧國當代藝術展卡爾登

生活的 藝術的 哲學的
德國詩壇先驅者——俾希斯

53
3
836

S

005544

文星雜誌選集

李敖 主編 | 3



石 景宜 先生
惠 贈



S9004490

倫敦的中國城

居浩然

二次世界大戰前，倫敦也有一個小規模的中國城，位置在倫敦東區的邊緣。當時過往的中國人主要為海員，所以中國城靠近西印度碼頭。中心所在為便士場（街名）的中國海員俱樂部，其特色在麻將與牌九。便士場的附近有十幾家中國飯館和幾條中國色彩的街名，諸如：北京街、南京街、廣州街、廈門地、明人街、滿大人街。二次大戰期間碼頭區乃轟炸目標，便士場成為一片瓦礫。剩下的幾十幢房屋也陸續拆除，於是舊日的中國風味已不復存在。現在這一區域，已成為若干幢十層公寓樓房的住宅區，惟有下列十二家中國飯館的市招還點綴其間。這些飯館都是戰後新開的，其分佈範圍已超出原來的中國城。十二家的招牌為利興樓、東亞樓、和合茶樓、洞庭樓、清人樓、廣南樓、福州樓、香港樓、美味齋、孫松樓、老

友記、新友記。這只是倫敦東區邊緣一帶的中國飯館，全倫敦則有中國飯館一百餘家，而且還不斷有新店開張。

我將這些招牌全部錄出，因為所謂中國城就靠這幾個中國字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幢三層樓房屋上面有「正義工商會」五個大字，在便士場隔鄰，現在成為香港人的中心。每天座上客常滿，通宵達旦是常事。所謂正義也者是規則嚴明，輸光無悔。唯一享受則在自摸，這一點確是世界各國所無。牌而能摸，又能自摸，除了絕頂聰明的黃帝子孫外誰也不能發明。洋人賭撲克，簡直是自找氣受。蒙特卡羅的輪盤，操縱在人，更無享受可言。惟有十三張筒子，獨聽一筒，這時候自摸一筒，中指的指紋與一筒的圈圈慢慢擦過，真比服下仙丹還要快樂。牌雖未看見，心裏有數；然後翻開驗明正身，確是一筒，大叫一聲「自摸」！做皇帝也不過如此。

前面所列十二家中國飯館中有一香港樓，這和另一家在市區中心的香港酒樓名稱重複。所以東區的加一新字，乃是新香港樓。但為冒名招攬生意，「新」字寫得很小，似有若無之間，隔街望去，只是香港樓而已。至於市區中心的香港酒樓乃倫敦最大的一家中國飯館，又因為原址不能發展，在附近另開了一家東星樓。若是香港樓不算全歐洲最大中國飯館，兩家加在一起大概可以稱王了。倫敦的一百餘家中國飯館中，老闖中有大陸上各省人氏，跑堂的

則清一色香港人。每年總有一千到二千九龍新界的大英帝國直轄殖民集體來此就業，他們每月收入五十到一百鎊（六千到一萬二千元臺幣）。若能省吃儉用，十三下來，多半能稍有積蓄，結婚成家。有一位容軍長的千金，嫁給一個跑堂的，報上還刊出照片。但也有抱定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宗旨的有志一同，在正義工商會致力保持國粹，發揚固有道德，那就只有光棍終身了。

當年的中國城，曾經有過一個華僑子弟學校，爲香港何東爵士的小姐所創辦，何小姐離開倫敦後就停辦了。便士場也曾有過一個中國基督教會，會所在大戰中被燬。戰後由王又得牧師在倫敦北區恢復倫敦中華基督教會，用國語及粵語佈道。王牧師在戰前就來英國，對於此間華僑社會的變遷非常熟悉。他說最早的華僑是海員，以後有不少馬來亞、新加坡、婆羅洲來的學生，現在則以飯館服務人員爲最多。過去用國語佈道，要用粵語翻譯，現在則粵語佈道，要用英語翻譯了。三十年前，他在便士場親眼看見老華僑畢生積蓄，一夜賭光，現在這些跑堂的不去正義工商會而來基督教會，乃是一種好現象。我心裏想，「自摸」之樂遠在天堂之上，何況天堂是否存在乃一大疑問，自摸一筒則千真萬確也。提倡固有文化的義和團思想份子，應該大事宣傳，洋聖經是雅片烟，必須學林則徐的辦法，勒令各教會繳出後付之一炬才是。

中國城已不存在，倫敦街頭的中國臉孔則有的是。共匪的大使館、中國銀行門可羅雀，

三頭六臂的匪幹足不出戶，所以這一部份中國人不作數。再就是等於無國籍的白華，也不滿一百家。最多的最常見的乃是東南亞各地的華僑子弟，或用更正確的說法，華裔英國臣民或馬來亞等新興國家的公民。這些華裔青年有一共同經驗，就是學習中文太難。在戰後中華民國爲五強之一的時代，學國語國文的風氣遍及東南亞。不久局勢大變，華僑學校或則停辦，或則強迫改授馬來語文、印尼語文等等，於是華文教育爲之中斷。時隔十年，國語還能說幾句，國文已不能用。就是無國籍的白華，自身曾受中國國內大學教育，其子女也很少懂得中國語文。爲父母的並不希望子女成爲黃臉皮的英國人，怎奈中文太難，想保持國粹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

一九三六年間，倫敦的真正中國留學生有一百多人，留而不學的也有一百多人。其中有男有女，有左有右。有應右而傾左的，有似左而實右的，形形色色，好不熱鬧。這些中國人與中國海員向不來往，所以沒有一個住在便士場的中國城。大部份住在倫敦大學和各學院附近，所聚居之處，很快成爲一個小規模的中國城。他們志切報國，隨時準備回國投効，經常羣居終日，擺龍門陣以資磨練。左傾的少不得辯證唯物一番，右傾的則演算八卦，將生門死門分得清清楚楚，這樣練好了八陣圖，回國後自然登龍有術。也有極少數流落異邦，結婚成家，成爲第一代的老白華。

二十六年前的盛況已成過去，目前的華裔英國臣民，或華裔馬來亞公民已胸無點墨（中國）他們想愛國，但不知愛那一國。白華們還在待什麼，總想有一天葉落歸根。下一代則既無回憶，也無期待。二次大戰燬掉了倫敦的中國城，也使得「華僑」兩字成爲陳跡。今後的趨勢是只承認「華裔」，不容許「華僑」。至於先秦諸子百家中惟一能在海外繼續發揚光大的乃是易牙學派，白華們雖然只懂一點易牙學派的皮毛，已經足以苟全性命於亂世。若是將這學派的精華全部搬出來，行見倫敦街頭，三步一樓、五步一齋、七步一軒、九步一記 Chinese Restaurant，超過其他各種飯館之總和。英國人見面打招呼，也改爲「你吃過飯沒有？」如未用過，請進中國飯館。

（六十期。五十一年十月一日）

我的情人

門偉誠

看起來真好笑，在溪邊釘着一個禁止釣魚的牌子，而我却泰然自若的坐在樹下釣魚。過路的人總要望望我這個違禁的垂釣者。我猜不出別人會怎麼想。

溪水很清，說它是個池塘倒更合適。要不是養了魚，我真想跳下去游水。我靠在樹蔭下釣魚，聽蟬鳴和作夢。這樣的消磨假期，實在很不錯的，可是——我獨自在這樹下有一星期了。人不可能永遠獨自釣魚呀，發呆呀，作白日夢呀。過去的就過去了，還有兩個月呢？這個山莊想吞佔我整個假期嗎？噢！我的魚竿和夢！難道它們能填滿假期嗎？

我差不多要睡着了。突然一陣嘈雜驚醒了我，在不遠處有三四個人興高采烈的釣着魚。我戴上草帽跑到那邊去，實問他們看見禁止釣魚的牌子沒有。他們却說是釣着玩的，因為連

裝魚的簍子都沒有，即使釣到了也不要。我一時不知說什麼，只好回到樹下。正好一條魚上鉤，我站起身把魚竿抬起來，那些人看見了大聲說看誰釣得多，我沒理他們。魚又回到水裏去了。

我不免視線接觸到那些人。他們像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，不停的大聲笑着，說着，永遠沒完似的。

我想走了，本來覺得太寂靜的地方，現在又以爲被打擾了。不知爲什麼，我竟朝他們的方向走去，他們靜靜的看着我，我低着頭繞過他們，突然又使勁的跑起來。

我何必這樣折磨自己呢？莫名其妙的流着淚。我有什麼用得着流淚的？我終於睡着了。不是在樹下，是在柔軟的小鋼絲床上。這次的夢多了那些人——

當我走到樹旁時，看見一個人坐在那裏，那一向是「我的」的地方，竟出現了第二人！我站在離樹不遠的地方，呆呆看着那個人。他突然把頭轉向我，像是才發覺我在這裏。他站起來，沒說話也沒笑，跟我一樣木頭似的望着。我趕快驚醒，笑着說着什麼話，我就會笑，（笑不是說話的一種嗎？）我記得他是昨天那些人裏的，他們給我留下的記憶本是一體。現在却使

我對他起了特別的印象。

我很自然的跟他說話，這樣才顯出他的不善言語。事情真叫人好笑，變成我找人搭訕似的。我一直這樣想，直到他告訴我一早就等我以後，我才覺得舒服一點。

跟一個你想親近，但又是個陌生的人在一塊時，心裏真是急得很。你想把所有的心思都說出來，可是却一個字咬一個字的說着叫你也難受的話。更可笑的是裝着要早回家，其實我又何苦呢，硬着心腸做你最不願做的事。

他說，我送你回去。誰知道我第一次被人送回家，是在這寂寞的山莊開始的？他每天都來。我不是每天都釣魚嗎，有一個聊天的伴侶，總比一個人好得多了，是嗎？也許是我的朋友太少了，我隨時都想到他。不想他想誰？我多麼感謝帶着溫馨友誼，每天到這荒涼溪邊陪伴我的人！雖然我受不了他的凝視，停止不了我激蕩的心跳。他變成我的渴望，如乾柴烈火般。我不知道是誰先下的手，起初是他，後來是我，現在是共同享受這最高潮的刺激。我和他同時墜在愛人和被愛裏，一點尺寸都不差的同時裏。有一天這尺寸會變的；不管我的或他的。沒有一件事能真正永恆，即使真理有一天也會變成廢話。

夏天快要完了。當夏天消逝後，我也將在山莊裏消逝。我告訴他我的夢，像天那樣大，

那樣碰不着的夢。傻笑、痴望，——這樣的日子要沒有了。但是我們都這麼年輕，像個孩子似的。以後的日子長得很，那夢能實現的。誰不願意自己的夢實現？

我們實現了。我們錯了嗎？

我像個小婦人躺在他身上，一滴一滴的淚水掉在他的襯衫上，他的手指在我的頭髮裏亂鑽。日子就要過去了。夕陽把我們塗上了紅色。於是我邀紅色的夕陽送他離開這裏，讓他去完成剩下一年的高中生活。我覺得疲乏得很——送走了他像是揩了石頭，壓得我這麼累。

要來的事情總要來的。我告訴他我們的孩子真的來了。他替我弄好休學的事。我又繼續我的假期，在那樹下溪邊。

在差四天過十五歲生日那天，我生了一個男孩兒。

我聽見他叫我，睜開眼睛看見他在哭，我也哭起來。我不曉得他哭什麼，使我也跟着哭個不停。後來好一點了，我要他陪我躺一會。我們望着天花板抽噎，誰也不敢提起那個小傢伙來。

我們商量着。我休學一年，明年上學。

他說他煩惱得很，問我煩惱不，我說不。他問我為什麼，我說為什麼要煩惱，因為你是

我丈夫了。我有個丈夫還煩惱什麼？他說現在還不是真正的夫妻。因為還沒有結婚。我就問他我們應該算什麼，他說是情人。說完忽然笑起來，我也噗哧的笑起來了！我們笑什麼，我想不但我不懂，就是連我的情人也不懂。

（六十一期。五十一年十一月一日）

我的「傑作」

鄭清文

一

我到鎮上見了母校的校長，他已答應聘我做美術教員。許多同學都勸我留在臺北，在那裏至少有許多觀摩的機會。但我拒絕了。

父親說，在鎮上教書，有空也可幫忙田裏的工作。

過了「店仔」，我就沿着水圳拐入村道。水圳的水差不多已乾涸，到處被人家用泥土堵塞起來。

灼熱的太陽無情地煎烤着大地，田裏的水也早已乾涸，稻田的尖端開始呈着枯黃，圓捲

起來。有的地方開始龜裂了。

沒有一絲風。種在田畦上用以擋風的「竹屏」，靜靜地，倦倦地伸出枝桠。只偶然可以看到幾隻竹鵲在那裏振盪着長長的尾巴。

我喜歡故鄉，我打算用自己的手把故鄉裏的許多美麗的景色畫下來。目前這幅景象雖然使我微感悵然，但就畫面本身講，它似乎比那些優美的景色更來得粗獷有力。

我上了一段坡路，到了大榕樹下的土地公廟前面。那裏有一個十來公尺左右的坡崖，水圳就在腳底下。

赤褐色的板車路已被太陽晒得發白。在路上，我並沒有碰到熟人。從坡頂，我可以望到我的家。

我家小門邊有一口井。阿治正在那裏打水。井水一定很淺，她把繩子拉了好一會兒，才拉上了半桶多的水。

阿治是我家的童養媳婦，大家都知道她是要匹配給我的。她把水倒進水槽的時候，不意看我站在那裏，臉就紅了。她從來不敢正視我。偶然，我們的視線碰到一起，她就紅着臉，匆匆把視線移開。

「回來了？」她微笑着說，仍然不敢看我。

「我來替妳打幾桶？」

我把水桶慢慢放下。阿治站到一邊，只是看着我的手。當水桶碰到水面，我就拉着繩子的一端抖了一下。水桶在下面翻個身，只是沒有打着水。我一連抖了三次，都沒成功。也許水面太低，也許因為我好久沒打過水了。

阿治走過來，微哂着說：

「還是讓我來吧？」

我只看她把身子微微一蹲，輕輕地把繩子向左右抖了一下。就在她微蹲下身子時候，我從她那鬆敞的衣領看到了她的胸口。一個雷奴瓦型的女人。這時一股衝動突然沖上我的腦子裏。我要畫她！

我並不是沒有畫過女人。在學校裏，我們幾個同學曾經雇過妓女做我們的模特兒，因為這是我們所能出的最高的價目。她們也是女人，但當我下筆描畫的時候，我總覺得她們缺少些女人們所有的什麼東西。

阿治是不是肯讓我畫呢？

我從她的頭頂到脚尖又畫一次。她好像知道我在看她，突然她的臉一直紅到耳根。



我的「傑作」

六二五